

家 园

古城边上的老屋

□雪玲珑

身处繁华,久居闹市,若说想寻找一种归家的潜意,那就是走进故里的那间老屋。

离开老屋已近30年,虽然父母早已融入了黄土地,老屋也早已空置荒废,但童年时的许多陈年旧事,依然伴随着老屋的印记清晰地铭刻在心里。老屋的家具很笨拙,特别怀念那只大圆桌。家里的每一顿饭都是满满一桌的人,尽管桌上的菜式很单调,每一顿饭都像过年过节似的团聚,很有仪式感。哪像现在的小家庭,每天变着戏法做好吃的都激不起食欲。站在空荡荡的老屋里,琐碎的点滴故事让我情难自禁,泪如雨下。这也难怪,老屋,毕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老屋里藏着我青春的全部故事,每次重回老屋,我都会思绪万千。即使是最苦最累、最心酸的一刻,再回首时,都会令我陶醉。站在遍布灰尘的老屋里,记忆的弦在点点滴滴中弹响……

老屋建于1974年,是当年最流行、最具闽南特色的红砖建筑,上下两层,60平方米的弹丸之地,殊不知,在那个时期,能住上这样的房子,那是要羡慕多少人呀……

房子虽小,五脏俱全。除阳台和五脚厝,实用面积最多只有40平方米。以其说是房子,不如说它是“容身之处”更为恰当。当一家8口轰轰烈烈地搬进新房后,房间顿显拥挤。两间小小的卧室,明显容不下这一大家子。父母把他们的大婚床让我们,4姐妹共挤一床,外加两只猫。我已记不清炎热的夏季中我们是怎样挺过来的。后来,机灵的我果断地选择了“流放”,借宿到伯父家。只为了让姐妹们能睡得踏实点。这样的住房困境,直至哥哥结婚另住,姐姐出嫁后才得以舒缓。仔细一算,老屋入住后的使用率,最多不过20年,闲置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

怀念老屋,其实,更多的是怀念当年父母健在的时光,屋里充满了他们的音容笑貌。依稀记得,在那吹着吊头风扇的夏天,一家大小围着一台黑白小电视追剧的画面;依稀记得,为了争夺两只小猫咪,我和妹妹经常在床上上演的“抢猫咪大战”……多么鲜活,多么生动的往昔;多么遥远,多么珍贵的回忆。一路长大,一路失去;一路成长,一路别离。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有些时光,走着走着就再也回不到过去……

老屋是块福地。应该说,为人子女者,我们都是优秀的。从老屋走出的每一个子女,相继组成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小家庭,每个小家都拥有宽敞舒适的住房,甚至N套房产。遗憾的是,父母培养我们长大,却无法让我们陪他们终老。失去父母的老屋,成了家人们一个共同的记忆标签。几年来,我一直在为是否重建老屋而煞费苦心。老屋遭白蚁侵袭,已经难以维修。是拆掉它,让它体面地结束生命,还是任由它自己倒塌,完成房屋完整的一生?随着周边古城建设的形成,老屋的存在更显价值,老屋所在的那条街,正是通往古城的主干道。尽管重建老屋的目的不再是以往房为需求,但为了在古城边上能留下一隅休闲品茗之处,考虑再三,我决定重建老屋。

当挖掘机推倒老屋的那一刻,我的内心有一种撕裂的疼。40年的老房子,它早已融入了我们成长的岁月。就像一个耄耋老人,虽然健康慈祥,但也是风雨飘摇,令人心疼。特别是我们成年后都离开了老屋,无人照顾的房屋自有它难以言说的孤寂和落寞,衰老的步伐也开始提速。每一次回家看老屋,就如同看到一位久违的长辈,心情总是特别沉重,还有一种难以驱散的痛。

半年后,被夷为平地的老屋以一副崭新的容颜重现。在修旧如旧的基础上,重建后的老屋比原貌更清新、更文艺,让我患得患失的心情得以慰藉。每天饭后休闲,我们都会特意散步来到这里,或品茗聊天,或听听音乐,乐此不疲。

风 情 万 千

公园·树·人

□朱向青

清晨,中山公园里的水池边绿树婆娑,太阳渐渐升起,游人渐渐汇聚。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小女孩,拿着一本书在池边长凳静默阅读;一个年轻的母亲带着她的孩子趴在栏杆边喂鱼,池子里的金鱼活泼地游来游去……一池碧水安详亲切地回应着人们的眼光,显出温柔敦厚的模样。

我从池旁的几层石梯走上来,穿过一片小小的草坪,前面的绿荫下已经有许多老人簇坐在一起。他们在那儿下棋、打牌、谈天说地。空地上也有一对中年人在打羽毛球,健步如飞。停下未擦汗的空隙,我问他们,池边的树木是什么树?他们爽朗地回答:凤凰木。回头看,果真在一株郁郁葱葱的枝冠上,有一朵两朵红色的花瓣在悄然绽放,如同凤凰血色的头冠。

树下、树旁的男女老少,与园中各式各样的树,形成公园的一个普通又不普通的一景。想起一句俗话,“背靠大树好乘凉”。甲骨文“休”字,从人从木,不也表现出人与树的关系——人倚树下?人们根据在野外劳累之后常于树荫下休憩的经验,理解这是休息的意思。再看眼前的中山公园,七星池前,龙柱亭西,榕树连荫成片,树下茶香袅袅,人们自在安闲。有树的地方,呼吸进肺部的空气都有凉爽的味道,而树上的叶子在风的轻轻拨弄下也偶尔沙沙地作响。这声音似乎跟古筝弹奏出来的琴音有着一样的功效。树是人拥有的一个天地。一个公园,有树有人便有了活力,有了生机。

树也是鸟的天堂。也曾走在林下生态园蜿蜒曲折的小径上,一阵阵清凉迎面扑来。耳边不时传来鸟叫声,却难觅鸟的踪迹。水翁、木棉、蝴蝶树等,一路高高低低,随处可见。园里有从各地引进适宜在本地生长的名贵树种200多种,如沉香、降香黄檀、印度紫檀、虎皮楠等。树多了,树籽自然也多,鸟儿有

汗水和期待一并播洒
远处的溪流欢快跃起,像是深入肌肤的灌注
我和弟弟拎起小桶浇水,时光变得如此缓慢
看夕阳燃烧过的炊烟,袅袅在村庄升腾
我们看着叶尖一点一点伸展,向着琼宇
一些菜慢慢收成,一些足印渐渐深刻
听到召唤:勇敢奔向远方
圆山沉默着,饮尽夜色,以明媚
看开满花的三角梅,看纵横的道路
风涌起,少年远行。心花怒放
和所有热爱生活的人一样,追逐诗篇

水仙花的芬芳点染了九龙江的梦
潺潺清亮,映照出大地的缤纷
我从圆山脚下走来
和晨起的朝露和山顶的风,和你凝固的目光
母亲的菜园,并不郁郁葱葱
荷兰豆还未饱满,茄子未紫,卷心菜未圆,
油菜花正萌芽

一轮圆山明月

□黄秀惠

「当我独自一人仁立在镜头的远方
我知道那很冷
但是我一点也不会觉得冷」

我习惯了在诗句中
把冬季的天空写得更加辽阔
因此,你想去北方
信纸上的感叹号
对月光的过敏已经失效
特别是在这种无名的小村庄
你需要一个节日
藉以想起那个本来爱你入骨的人
却是如何残忍地抛弃你
但事实是
南方的天空仍有断续的小雨
树叶们仍然心怀青涩
溪水正在一点一滴地干涸
并露出河床的石头
因此,你喜欢北方的高原
土地上覆盖着一望无际的白茫茫的冰雪

立冬

□陈迎东

书房的一侧墙面突然开始剥落,靠近那面墙的外阳台天花板也开始掉灰,我只好到楼上邻居家寻找原因。

邻居家阳台的景象,看得人心头一颤——洗衣机正在使用,排水管却没有放入专用的洗衣机地漏中,排出的水迅速地淹没整个阳台,仿若马上就要倾泻到楼下一般,地漏处瓷砖还有着明显裂缝,应该是水下渗到楼下的原因所在,我便建议邻居赶紧处理一下地面的防水,这池鱼之殃让人头皮发麻。意外的是,我的邻居并不赞同,觉得漏水应是公共管道的问题,并举例说明他家也曾出现漏水的情形,让我去找物业公司处理。协商未果,便喊物业人员过来,物业人员倒来得快,但只是多了人扯皮,丝毫没有助益。

这事便陷入僵局,半年过去,漏水的事情仍然毫无进展。眼看家里那面墙已接近残垣,房间的使用受到很大影响,我只能百般无奈地再次敲响楼上邻居家的门,沟通了许久,方才同意由我请师傅来处理。尽管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但至少可以不至于让家里那面墙再坏下去,我便安慰自己,这也算一种进步吧。

但很快,新的问题又产生了。

询问了一圈,发现几乎没有愿意处理这种麻烦而又不赚钱的活,勉强愿意处理的,给出的解决方案又不够理想,不是大动干戈,就是费用高昂。

生活中如果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琐碎,那便可爱轻松许多。尽管鸡毛已落了一地,不厌

的油漆师傅,只是可惜不会说话,让我别担心,他会把活干好的,如果实在不放心,也可以换个人过来。

若提出换人,他会不会因此丢了工作?我犹豫了一下,回道,不用换了,没事。

我冲他摆摆手,不再干涉他,狠狠心走到隔壁房间去。虽然心里仍有些忐忑,但一整个上午,我都不再走上前去,大概是害怕自己忍不住又要制止他。

半天过去,书房里偶尔传出声响,临近中午,他才走出房间,冲我比划了个吃饭的动作,我点点头,他便走了。

半个多小时后,正当我以为他大概是已经回去午休的时候,门铃又一次被按响——他又回来了。

再次回来以后,他和我好像都松弛了许多。他冲我笑了笑,用手指比划了个“十六”,又比划了个拉面 and 吃面的动作,然后摸了摸肚子。他的比划惟妙惟肖,把我也忍不住逗笑了,这一次我看懂了,他花了16块,吃了碗拉面的油漆桶上就行。

我转身给他泡了杯茶,请他进屋。他摆摆手,大概是想休息一会儿,指了指自己的衣服,又指了指沙发,表示衣服很脏,会弄脏我的沙发,他坐在入户花园的油漆桶上就行。

大部分的装修师傅是不会注意到这些细节的,我猜想,这应该是个爱干净又谦逊的人吧。也不知道他懂没懂,我努力表达我并不介意,但他依然坚持,我便由着他。我把泡好的茶端到入户花园,他从身后

一缕温馨

落入缝隙的阳光

□许燕妮

其烦,但没办法,该捡的时候还是得一一捡起。

正头疼之际,一位朋友介绍了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负责人到现场看过后,给出了令我满意的处理方案。

终于开工。踢脚线要先拆除,墙面要铲掉,防水也要重做,腻子也需要再上,油漆还需调色、上墙……七八道工序逐一铺开,每天都有不同的装修师傅过来。

周六这天阳光充沛而耀眼,门铃一响,我知道负责油漆的师傅来了。一个约莫30岁上下的年轻人走了进来。一进屋,他便从口袋掏出两个塑料袋套住自己的鞋子,然后才走进客厅,我只觉这师傅很有规矩,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同,几分钟后,我慢慢觉察到了异常。我对着他描述了半天,他没有开口回我一句话,过了一会儿,突然开始用手比划,我才发现,他是个聋哑人。

领他到那堵墙面前,他看了一会儿墙面,开始敲敲打打。我有些着急,上一道工序的师傅已经将泥水部分做好,已经干透了,他这又是要干啥,会不会没有人告诉他处理到哪了,脑子里一系列的问题接二连三地蹦出来,我本能地制止了他。

没有类似的经验,我有些着急,开始语无伦次地跟他边说边比划,却发现根本无济于事。那便用写的吧,拿了张纸,我写了几句话给他看,他仍是面无表情,莫非是不识字?我只好无助地给装修公司打电话。

看着正打电话的我,他有些局促起来。装修公司老板的一句话,让我心里的石头稍稍落了地,他说这是他们店里手艺最好



天际霞光

曾俊勇 摄于平和大芹山

诗 意 栖 居

愿有岁月可回首

□江惠春

读白落梅的文章时,总会被她笔下的落梅山庄所吸引:在江南一山石林泉处,内有溪桥杨柳,翠竹梅花,带着江南特有的温润和婉约。或是庭园的紫砂盆艺,或是窗前的一本书籍,也可以是桌上的一束小黄花在茶烟缥缈中摇曳生姿。原来,真有这样柔美的庭院,而白落梅,一如从山庄走出来的仙子,每日焚香煮茗,抚琴幽思,饲养花草,读书写字,关起门来过起了隐居闲适的生活。

如果说,这是白落梅的理想居所,而这,又何尝不是俗世的理想居所呢。曾在九鹏溪独立的竹园木屋入住,九鹏溪以茶山水景为特色,坐在木屋的门口,看着雄伟壮观的远山,俯视湖光山色融为一体的茶园,山风吹拂,山如峰聚,水似眼波横,那一刻,我也曾想,我能在这山水之间结一小屋吗?就在那峰峦掩映的谷中,在那涧水环绕的林里。漫山的苍翠,并不缺乏身姿曼妙的树。如果

了丰富的食物,自然在此聚集。这是一个人与鸟、与花草树木和谐相处的世界。绯红、酒红还有淡淡的紫红,诸多的色彩掩映在绿色间。万绿丛中的这团花从散了,那团花从又闹了。绿,就这样在不经意间,翻滚着引领着我们向前。

据说广东省龙洞祠附近,也有个以自然树木为主的树木公园。去过的好友说有一棵古榕树冠呈圆形,远望是一把绿色巨伞,近看盘根错节,叶茂蔽天。那里林木苍翠,鸟语花香,犹如闹市里的一片原生态绿洲,自然而恬静,各色的蝴蝶扑闪向上,在阳光下璀璨发光。因为没有对外宣传,知道的人并不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公园和树树攒着满园的绿意,安静地等待着喜爱它的人们的到来。

“去公园散散步吧,到树荫下乘乘凉”,也许有一天,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花园。傍晚,人们会来到公园,草芽是萌生的私语,树叶是张开的请柬,老人孩子的笑脸是人们眼中心中最美的模样。也许有一天,在我们身边,绿是如此常见,徜徉公园,似乎满眼绿意也没什么稀奇,因为一年四季都是这样的呀。身处江南的我们似乎一年四季都生活在一个郁郁葱葱的公园里。而现在,这样的公园在遥远的大西北更多只能是一个梦想。位于腾格里沙漠边缘的甘肃民勤县,更多的还是一片灰黄。生活在绿意盎然的江南,我们能做什么?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为坚守在这片贫瘠大沙漠上的人们种下一棵棵梭梭,种上一棵棵希望之树。

原来树的确实是有生命的,“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树是公园的灵魂。每逢漫步公园,我总是愿意在树下徜徉,愿意和树低语。我感觉,树是有精气儿的,根寻九泉,枝向青天。有时候我们听到呼啸,那是骨头里的雷电,血液里的风暴;有时候我们听到絮语,那是皮肤下的溪流,经脉里的雨露。有时候,我真想让自己变成一株精神的树,没有什么能让我们凋谢,哪怕是季节更迭,哪怕是生命的轮回。执着地站立、守望,彼此默默地凝视、倾诉,成为园中最美的一道风景。

公园里的树,默默述说着作为一部树的历史,它们是一株株会说话的有生命的树。

馨香一瓣